

“屎”與“徙之古文”考^{*}

李守奎

清華簡《繫年》“屎”與“屨”並出，用法有別。追根溯源，這兩個字與甲骨文中的“屨”、西周金文中的“屨”有關。古文字中的“屨”“屨”二字胡厚宣、郭沫若、李家浩、裘錫圭等學者先後做過不同程度的研究，裘錫圭先生曾作了全面的總結。^{〔1〕}綜理諸說，大致有如下幾點：

胡厚宣認為甲骨文中的“屨”後來變作《說文》“徙”字古文“屎”，又變為“屎”。屎田就是在田地里施糞肥。

郭沫若認為“屨”從“尾”，“沙”省聲。

李家浩對相關的文字有非常深入的研究，主要觀點集中在俞偉超先生的《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——論先秦兩漢的單一彈一彈》和李先生《章子國戈小考》中，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：

一、少、小古本一字，甲骨文作三小點或四小點，像細小的沙粒之形，它既可表示語言中的“小(少)”這個詞，又可表示語言中“沙”這個詞，所以，“少”古有“沙”音。

二、沙與徙古音相近。《戰國策》之“脫徙也”，馬王堆帛書作“說沙也”。

三、甲骨文屨字從少(沙)聲，與《說文》徙之古文“屎”為一字。“屨田”讀為“徙田”。

四、西周金文中“彤沙”之“沙”作“屨”，從尾，少聲。古文字中，作為偏旁的尸與尾可以通用，“屨”與“屨”為一字。

^{*}【基金項目】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：“清華簡《繫年》與古史新探(10&ZD091)”。

〔1〕相關論證可參看胡厚宣：《再論殷代農作施肥問題》，《社會科學戰綫》1981年第1期。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》，載作者：《古文字論集》第178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。李家浩：《章子國戈小考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一輯，第158—162頁，中西書局2010年；收入作者：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第79—84頁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。

五、同意裘錫圭先生金文中部分屮聲字可讀爲選，指出“屮”或屮旁可省作“尾”。

六、金文中“屮”聲之字可讀爲與“選”古通的“纂”字。纂，繼也。

七、《說文》篆文“徙”所從的“止”當是“少”的訛誤。

李先生的論證十分充分。裘錫圭先生除了讀甲骨文“屮田”爲“選田”與李家浩先生不同外，對以上字形分析基本上認同。

以上各家觀點中，一“少”有“沙”的讀音；二“沙”與“徙”古音相近；四“屮”與徙之古文“屮”一字；五“屮”聲字可以讀爲選擇之“選”；七《說文》“徙”字上面所從的“止”是“少”之訛形等，驗之出土文獻，確不可移，是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基礎。

諸家在辭例釋讀上雖然有所不同，但認爲“尸”與“尾”偏旁通用，“屮”“屮”“屮”爲一字異體趨於一致。《繫年》中“屎”和“屮”二形同見，字形判然有別，用法也不相同，重新梳理相關材料，深感文字構形與釋讀都有進一步重新梳理的必要。我們擬討論三個問題：第一，屎字的來源及其用法；第二，屮字來源及與屎字的區別；第三，休與屎之關係。

一、屎字源流及用法

《繫年》“屎”字作：

𠂔 014：成王屎伐商邑，殺窳子耿。

報告指出：“屎，字見陳侯因咨敦（《集成》4649），即《說文》‘救’字或體‘休’。容庚《善齋彝器圖錄》第二五頁（燕京社，一九三六年）云義當如‘繼’。”〔1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有更加詳細的闡述，注意到“屎”與遲所從“屮”的差別，指出“二字沒有相同的演變趨勢”。〔2〕黃甜甜詳辨字形，提出不同意見，贊成讀爲“纂”之說，有專文討論。〔3〕其間討論日多，衆說紛紜，可參看蘇建洲等的集釋。〔4〕

〔1〕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第142頁，中西書局2011年。

〔2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：《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〉（貳）研讀劄記（二）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1年12月31日，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760。

〔3〕黃甜甜：《〈繫年〉第三章“成王屎伐商邑”之“屎”字補論》，深圳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第29卷第2期，2013年3月，第55頁。

〔4〕參看蘇建洲、吳雯雯、賴怡璇：《清華簡〈繫年〉集釋》第157—165頁，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13年。

從字形外部結構上看,字由“尸”和“米”兩部分構成。《繫年》麋字作 (057),所從“米”旁相同。其內部結構與“米”無關,我們先來看“屎”字的來源。

甲骨文有字作:

 (合 13625 正): 乙丑卜,賓,貞: 屎我𩇑。貞: 勿屎我𩇑。

 (合 9570): 甲子卜,兌,貞: 于翌乙丑屎𩇑。乙丑允屎𩇑,不□。

 (合 9572): 庚辰[卜],□,貞: 翌癸未未屎西單田,受有年。十三月。

 (合 9575): 丙午卜,爭,貞令後屎有田,受年。

據字形隸作“屎”,其用法學者意見不統一,《甲骨文字典》說其字形言簡意賅:

從尸(人)下數點,像人遺屎形。與甲骨文象育子形,象遺溺形,其結構相同。《說文》無屎字,艸部“菌,糞也”。音式視切,為後起之形聲字。〔1〕

裘錫圭先生對此字與屎尿之“屎”是否一字還持保留意見。

“尸”下小點有三種可能:第一是表意成分,像糞便形;第二是音符“少”;第三表意兼表音。從字形上看,這個字在戰國文字中演變為“屎”形確切無疑。屎尿之“屎”所從“尸”與“屎”是書母脂部字,尸或兼有表音作用。“屎”與“糞”演變同例,甲骨文糞字作:

 合 10956  英 361 正

古璽作: (璽匯 5290),秦漢文字上部都變成了“米”,戰國文字中小(少)變為“米”,《說文》在糞字解釋中引官溥說“似米而非米者,矢字”,用以解釋“屎”字構形是很合理的。“屎”字下部變為“米”,大概也與表音有關,米是明母脂部字,讀音相近。在文字演變過程中,表意字中不成字的構件會逐漸向成字部件靠攏,演變為同形,在這個過程中有的字會理據再造。

下面是筆者目前所能找到的該字的全部用例。例證不僅可以很清晰地表明“屎”訛變為“屎”的過程,而且其辭例用法相同,與讀為“沙”的“屮”在字形和用法上都没有糾葛。以“屎”及其變形為音符的字,在西周金文中詞義皆為“繼承”:

 (禹鼎,集成 02833,西周): 命禹屎朕祖考政于邢邦

 (逯盤,集錄二編 939,西周): 肇屎朕皇祖考服

〔1〕徐中舒主編:《甲骨文字典》第 943 頁,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9 年。

在豆閉簋中，尸旁訛變爲“人”：

 (豆閉簋，集成 04276)：用倂乃祖考事

戰國文字中，“小”或“少”形或變爲“米”形：

 (陳侯因脊敦，集成 04649)：屎台桓文

 (繫年 014)：成王屎伐商邑。

楚文字中“屎”字首見，無論從字形上還是用法上，顯然與上列文字一脈相承。字形有異，但記錄的是同一個詞無疑。

自西周至戰國，“屎”或“屎”只有一種用法。根據辭例推斷爲繼承義，已經是共識。但讀爲什麼，還可以進一步考慮。讀“纂”，十分順暢，《禮記·祭統》：“子孫纂之，至于今不廢。”裘先生舉了大量的例證，十分充分。但讀爲“纂”前提之一是這個字與《說文》“徙”之古文“屎”是一個字。徙，心母歌部，纂精母元部，讀音相近，例可通轉。如果是書母脂部的“屎”字，讀音略遠，這或許就是裘先生不遽定爲一字的原因。

解決這個問題有三兩條思路：

一、堅持“屎”與屎尿之“屎”沒有直接關係，“屎”從“少(沙)”聲，自可以讀爲纂。這是最簡便而謹慎的辦法。從字形演變上看，由“屎”到“屎”十分清晰，如果割斷其間聯繫，“屎”成了不識字，“屎”也成了不知源頭的字，這種簡單而謹慎的辦法無助於問題的解決。

二，甲骨文“屎田”即“屎田”。“屎”即屎尿之“屎”，幾個小點與小(沙)同形，兼具表音作用，與下文討論的“徙”之古文“屎”音符相同，讀“纂”自無問題。也就是說“屎”也有“沙”的讀音。這種假設需要找到語音上充分的證據。

三，金文及戰國文字中的“屎”不讀“纂”。問題是在表示繼承一類的詞語中找不到與“屎”讀音相近、用法貼切的詞。

我傾向於第二種可能性。儘管說“屎”與“少(沙)”相通在音理上沒有太大的問題，但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。一是語音相通沒有太多確切的事實根據，使得“小(沙)”的讀音更加複雜化。第二，如果是以“少(沙)”為音符，就與下文討論的《說文》“徙之古文”音符相同，但出土文獻中這兩個字絕不通用，只能用文字的使用習慣來解釋。

字形和讀音問題還可以繼續討論，但現在可以確知的是《說文》徙之古文作，即古文中的“屎”，與上列諸字沒有直接關係。

二、屮字音讀與構形

《繫年》中“屮”作為構字部件屢次出現：

 057：穆王使馭(驅)孟諸之麋，屮(徙)之徒菑。

《左傳》穆王八年記錄此事：

宋華御事曰：“楚欲弱我也。先爲之弱乎，何必使誘我？我實不能，民何罪？”乃逆楚子，勞且聽命。遂道以田孟諸。

簡文“穆王使驅孟諸之麋”與“遂道以田孟諸”說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《繫年》記自孟諸遷徙到徒菑，較《傳文》爲詳。

“屮”从止，屮聲，讀爲“徙”，與“遲”一字異體。“遲”字在《繫年》中兩見：

 009：三年乃東遲(徙)，止于成周

 039：秦晉焉始會好，穆力同心，二邦伐都，遲(徙)之中城。

《繫年》“屮”與“遲”字的用法與其他楚文字一致，當即楚“徙”之本字。所從“屮”顯然是音符，在西周金文中單獨出現，除了用作人名外，全部是戈上的某種構件：

 (逆鐘，集成 00062) 今余賜汝卣五，錫戈彤屮

 (師獸簋，集成 04311) 賜汝戈：琯戚、柶、彤屮

 (師道簋)^{〔1〕}：賜汝鞶，朱亢，玄衣黼純，戈：琯戚、歆柶、彤屮……

“屮”是戈上裝飾物，在金文中多作“沙”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收錄 14 例“沙”字用法與“屮”相同，賞賜物“戈琯戚、歆柶、彤沙”習見，“彤屮”即“彤沙”，商周“戈”字上還可以見到其形制，例如：

甲骨文： (合 33208)  (合 32103)

戈內下垂之物即金文所說的“屮”或“沙”。文獻中稱作“蘇”或“流蘇”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“蒙鵲蘇。”裴駟集解引徐廣曰：“蘇，尾也。”引申爲下垂之物。《文選·張衡〈東都賦〉》：“飛流蘇之騷殺。”李善注引摯虞《決疑要注》：“凡下垂爲蘇。”

〔1〕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編著：《小黑石溝：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》，科學出版社 2009 年。

甲骨文上、等“蘇”是鳥尾、罍尾等下垂毛狀裝飾物的象形，“屮”當為流蘇之“蘇”的本字，從“尾”，“少(沙)”聲。蘇，心母魚部，與心母歌部的“沙”讀音相近。〔1〕

“尾”旁雖然在秦文字中有時可以省訛為“尸”，但例證很晚，例如睡虎地簡中的“屈”字： (睡·日甲 51 背)、 (睡·日甲 120)，不足以成為古文字演變的通例。

尸與尾在“屎”“屮(沙)”二字中各有所指，“屎”中只“尸”是人體部位，“屮”中之“尾”是罍尾毛物，不能通用，在楚文字中二字區別特徵十分明顯，未見混訛的例證，其演變的過程確實不同：不僅尸與尾不同，其下部“屎”字從的“小”形點狀物訛變為“米”形，“屮”所從的“少(沙)”一直保留其原貌或被省略。〔2〕

“屮”字所從的音符“少”，學者或以為是“沙”省聲，或以為少即“沙”之象形初文。〔3〕小異大同，不影響從尾、少(沙)聲的結論。

曾侯乙墓竹簡中有一個字屢次出現：

 (籀摹本〔4〕)01  (籀摹本)03  (籀摹本)30

張鐵惠、何琳儀等學者隸作“𣦵”。〔5〕其中一種用法是：

一戟，二葉(戈)、又(有)𣦵 03
一戟，三葉(戈)、又(有)𣦵，一翼之𣦵 30

最近程燕在古文字第三十屆年會提交的論文《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“𣦵”》一文的提綱中，將其與“屮”之音、義相聯繫，指出“三戈有𣦵”與西周金文“戈彤沙”切合無間。〔6〕所言極是。上引曾侯乙墓簡所記載的形制是：一個戟上，有兩個或三個戈，戈上有蘇，戟上還有名為“𣦵”的旗子。

曾侯乙墓簡“𣦵”字出現頻率極高，皆從“尾”，無一例從“屮”。“𣦵”從尾，舌聲，與“屮”為一字異體，構字原理相同，只是音符不同。少(沙)與舌都是舌音，韻部歌月平入通轉。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證明在這個字中“尾”表意的重要性。“屮”作為構

〔1〕李守奎：《清華簡〈年〉“也”字用法與攻豕王光劍、縑書缶的釋讀》第377頁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0輯，中華書局2014年。

〔2〕在齊文字中有“少”形訛變為“米”形的例子，詳見下文。

〔3〕郭沫若、李家浩持省聲說，陳劍持沙之初文說，並參黃甜甜《〈繫年〉第三章“成王屎伐商邑”之“屎”字補論》文。

〔4〕此處三例摹本引自張光裕、滕壬生等主編：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，藝文出版社1997年。

〔5〕張鐵惠：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第75頁，吉林大學碩士論文，1995年。何琳儀：《古兵地名雜識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96年6期，第68—73頁。

〔6〕程燕：《談曾侯乙墓竹簡中的“𣦵”》，古文字研究會第30屆年會論文，2014年10月，廣東東莞。會後程燕先生惠寄未刊全文，有更詳細的論證。

字的主要部件,可以省作“尾”形:

 長沙戈(集成 10914):長鄢(沙)

 章子戈(集成 11295):長子郟尾(選)其元金,爲其戣戈。

 楚帛書·丙篇:不可以築室……〔1〕遲(徙)乃咎。

 包山 250:且遲(徙)其處而樹之

 《古璽彙編》〔2〕0203:傳遲(徙)之璽

“屮”字的“尾”旁不可省略,也不可簡化爲“尸”。齊文字中,“屮”旁逐漸發生訛變,“尾”旁變形,“少”旁變爲“米”,致使很長時間未能確釋:

 叔夷罇(集成 285·7):斂(選)擇吉金

 陳昉簋蓋(集成 4190):彘(選)擇吉金

 《彙考》〔3〕54 頁:遷(遲-徙)鹽(鹽)之鈔〔4〕

早在春秋時期,齊文字中“屮”所從的音符“少(沙)”就訛變爲“米”;其“尾”旁儘管訛變得面目全非,但其倒毛形依舊能夠略見仿佛。

“屮”在戰國文字中多見,構字能量很強,有遲、斂、彘、鄢等。“屮”及“屮”聲字除了用作人名外,有如下四種用法:

(1) 地名長沙。心母歌部。

 包山 59:長屮(沙)正

 包山 61:長屮(沙)公

 五里牌 18:在長屮(沙)

 包山 78:長遲(沙)正差

 長沙戈(集成 10914):長鄢(沙)

楚文字地名長沙,一直保留着西周古字的寫法。

(2) 讀爲徙,從止或從辵,是楚文字“徙”之專字。心母歌部。

 (遷摹本)鄭莊公之孫鼎(NA1237):屮(徙)其于下都

 繫年 009:三年乃東遲(徙),止于成周

〔1〕摹本,選自曾憲通:《長沙楚帛書文字編》第 68 頁,中華書局 1993 年。

〔2〕羅福頤主編:《古璽彙編》,文物出版社 1981 年。

〔3〕施謝捷:《古璽彙考》第 54 頁,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,2006 年。

〔4〕趙平安:《戰國文字中的鹽字及相關問題研究》,《考古》2004 年 8 月,第 58—63 頁。收入作者: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》第 131—142 頁,商務印書館 2009 年。

𣎵《彙考》〔1〕54 頁：遷(遷-徙)鹽(鹽)之錄〔2〕

𣎵繫年 057：穆王使馭(驅)孟諸之廩，𣎵(徙)之徒蒍

《說文》：“徙，迻也。𣎵，古文徙。”𣎵當係齊系古文，源自叔夷𣎵字左側寫法，上部是“尾”之訛變，與陳侯因資敦𣎵字無涉。如上文所說，徙之古文實際上是“彤沙”之“沙”，亦即“蘇”的本字。

秦文字中徙字作：

𣎵 日乙 231(18 例) 𣎵 秦 163(8 例)

秦簡沙字作𣎵(日甲 41 背)，徙字上部所從是“少”無疑，當隸作“𣎵”，從辵、少(沙)聲，小篆𣎵中之“止”當是“少”形的訛變，李家浩先生早已論定。

(3) 讀為“選”，或加表示動作的支旁或升旁，或省為尾，心母元部。多見於齊文字。

𣎵公孫無其鼎(NA1231)：鄧公孫無其𣎵吉金鑄其□鼎

𣎵叔夷𣎵(集成 285·7)：𣎵(選)擇吉金

𣎵章子戈(集成 11295)：長子邲尾(選)其元金，為其戠戈

戈銘“𣎵”聲省作“尾”，字形右側不清，從殘存筆畫和構形上說，可能是“支”。

𣎵陳昉簋蓋(集成 4190)：𣎵(選)擇吉金

(4) 遷沱，讀為“差池”，清母歌部

能𣎵沱其羽(郭店·五行 17)

四種用法聲皆在齒音，韻皆在歌部或對轉為元部。把“𣎵”看作彤沙之“沙”、亦即後世下垂飾物“蘇”的本字，其文字構形及其流變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釋。

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一例“𣎵”和從“𣎵”的字可以訓為繼承義的纂；也沒有一例寫作“𣎵”或“屎”的字可以讀作長沙之“沙”或遷徙之“徙”或選擇之“選”。我們可以判斷這是兩個來源完全不同的字。

自西周至戰國，“𣎵”“𣎵”二字形體有異，用法有別，是兩個不同的字，這一點可以確定；但二字形體相近，讀音也比較近，是否一字分化？目前的證據很難支撐這種觀點。

第一，甲骨文中“𣎵”字用法還有爭議，但沒有與西周“𣎵”相當的用法可以確定。

〔1〕施謝捷：《古璽彙考》第 54 頁。

〔2〕趙平安：《戰國文字中的鹽字及相關問題研究》，《考古》2004 年 8 月，第 58—63 頁。收入作者：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》第 131—142 頁。

第二,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沒有“尸”與“尾”通用的例證。

第三,如果“屮”是屎尿之“屎”的本字,“屮”是流蘇之“蘇”的本字,二者語義之間沒有任何聯繫。

三、𠂔字的來源

最後,我們討論一下整理報告中所提到的“𠂔”字。《說文》:“𠂔,撫也。从支米聲。《周書》曰:‘亦未克𠂔公功。’讀若弭。𠂔,𠂔或从人。”《說文》所引《周書》,即《洛誥》:“四方迪亂,未定于宗禮,亦未克𠂔公功。”孔傳:“禮未彰,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。”孫星衍注引鄭玄曰:“𠂔,安也。”《說文》所說或體“𠂔”字來源不明,按照《說文》的觀點,是一個從“米”聲的字,音、義與“屎”似皆無關涉。但問題可能不會這樣簡單。《說文》“𠂔”字來源不明,不能排除是“屎”字的訛變。一方面,古文字中“尸”與“人”作為偏旁,時有混訛,例如豆閉簋之“𠂔”就訛作;另一方面,“似米非米”屎形後來普遍訛變成“米”。〔1〕“米”與“屎”的讀音也近似,“屎”變為“𠂔”的可能性無法排除。“屎”字後來演變為“𠂔”,〔2〕“屎”也可能訛變為“𠂔”。容先生認為金文諸字義為“繼”是很對的。但如果字即《說文》的𠂔之或體“𠂔”,又何以可以訓為繼呢?如果把“𠂔”理解為“屎”字訛體,這個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。

結 論

一、西周至戰國,“屮”與“屮”是形、音、義均有別的不同字。“屮”為“屎”之本字,“屮”為彤沙之“沙”的本字。

二、《說文》“徙”之古文源自“屮”,與“屮”沒有直接關係。

三、《說文》“𠂔”可能是“屎”的訛變。

(李守奎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、清華大學中文系;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)

〔1〕除了上引屎、糞外,秦簡齒字同例。

〔2〕李守奎、肖攀:《清華簡〈繫年〉文字構形與考釋》,待刊稿。